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下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下

宋 楊復 撰

祭統下 祭禮十一下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中丁仲反下同與音預下同絀勑律反澤宫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

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朝直遥反令力呈反　疏曰下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云司弓矢云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又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

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絀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絀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比毗志反 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

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疏曰上經已云不得與於祭者削地得與於祭者益地此又重言者

前經論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此經明諸侯貢士賞罰所貢之君也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又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

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黜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　射義

右擇士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　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天官　疏見祭物總要

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疏曰言式法者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依而戒敕使共具之云與其薦羞者謂亦戒具之也　天官

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疏曰云凡祭祀掌士之戒

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云詔相其法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　夏官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恊事　恊合也合謂習録所當共之事也故書恊作叶杜子春云叶恊也書亦或為恊或為汁　叶音恊汁音執又音恊劉子集反　疏曰戒及宿之日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執事讀禮而恊事者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恊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春官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審亦聽也　疏曰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誓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　地官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

誓小史曰墨大音泰注同　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記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之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　此條很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又曰云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乖據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云甘誓備矣者案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是其備也郊特牲者王將祭之時故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謂在澤宮也澤

宮者擇士可與祭者之宮親自聽有司誓命此是受教諫之義也師知是樂師者以其下有大史小史皆掌禮禮樂相將故知之太師瞽人之長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其餘事莫不復請言此者欲見受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所以成先鄭未足之義也　秋官

右戒具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　注疏見脩物粢盛條　國語周語

膳夫王齊日三舉　鄭司農云齊必變食　齊音齋　疏曰齊謂散齊致齊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二大牢齊者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䟽曰謂王祭祀之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又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玉屑也　天官

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給淬浴　淬七內反　䟽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春官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

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别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覆去聲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以盡敬　論語鄉黨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冕冠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

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大夫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為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衮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

朝覲齊祭則服玄端義或然也　玉藻

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疏曰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郊特牲

齊則績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注同績側耕反　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齊服玄端　疏曰齊則績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績結佩績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　玉藻

司服齊服有玄端素端注疏見備物祭服條

君羔幦虎犆幦音覓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下同　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疏曰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為之有豎者有横者故考工記注云轛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幦覆苓詩大雅鞹鞃淺

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複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案論語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幦謂之淺幭也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疏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見之 玉藻

齊者不樂不弔 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曲禮下

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 內正寢之中 疏曰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

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者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夜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　檀弓上

右齊　傳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

苟動必依於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注疏見祭義上祭統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决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論語述而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疏曰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謂之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禮器

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離婁下

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齊也

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

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輦葱雞之屬也　哀公篇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疏曰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　郊特牲

齊戒鬼神陰陽也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疏曰玄冕謂助祭服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　郊特牲

昏禮玄冕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也

疏曰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其緌也子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

冠古禮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緌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又曰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緌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緌也引雜記文者證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則緇布冠有緌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别也　郊特牲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夾古

洽反又古協反　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秋官

野廬氏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大功　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狩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故云比校治道者名也云若今次金叙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叙主以丈尺賦功令俗本多誤為次叙大功也

掌凡道禁　禁謂若今絕蒙布巾持兵杖之屬　疏曰古時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也　同上

蜡氏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　蠲古玄反舊音圭　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

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蔵惡也　饎昌志反罷音皮衰七雷反為于偽反蔵紆廢反惡烏路反　疏曰大祭祀謂郊祭天地郊外曰野大總言也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者毛詩云絜蠲為饎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之屬中含有宫刖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凶服服衰絰也祭者皆齊齊者絜静不欲見穢惡也　同上

銜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囂五羔反令令主祭祀者　疏曰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讙囂則不敬鬼神故也　同上

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　敺起俱反　烏鳶善鈔盜便汙人　夏官

右禁令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嘑火吳反嘂古弔反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疏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乃為夜則呼旦也漏刻之義具挈壺氏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　疏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於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

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脣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春官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和胡卧反軨音零又音領　疏曰云雞人主呼旦雞人職文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同上

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　疏曰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饌具即堂東前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同上

右嘑旦爲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省本又作眚同息井反下同眡音視滌亭歷反濯直角反齍音咨鑊戶郭反　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熟　饎昌志反亨普庚反　疏曰此云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又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之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亨腥熟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略也）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疏見上為期條春官）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疏曰

云從大宰而眡滌濯者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眡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眡之也　天官　肆師眡滌濯詔相其禮相息亮反　疏曰謂祭前之夕眡滌濯祭器詔告相助其禮　祭之日表粢盛告絜展器陳告備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剽芳遥反或方遥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　疏曰云粢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總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總云六穀為粢故鄭云粢六穀也粢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云皆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識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名異覩器則知其實此六穀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覩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　春官

右省視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　王在馬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鞶步干反重直龍反罽居例反縿所銜反又所康反屬音燭　疏曰云王之五路此言與下為總目一曰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是各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又曰言王在馬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馬曰路路大也

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為飾不可以玉金為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顱盧案韓奕詩鉤膺鏤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故詩毛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者案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鞶帶注云鞶帶佩鞶之帶但易之鞶謂鞶囊即內則云男鞶革是也此鞶謂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胸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削革為之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匝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鞶為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也後鄭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者案爾雅釋言云氂罽也郭氏云毛氂

所以為罽如是罽染毛為之鄭必知罽飾之者蓋以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者案典瑞云鎮圭繅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外傳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繅藉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匝為一就此中樊纓十二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匝為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九旗之畫日月案司常云日月為常是也云正幅為緣者爾雅文知斿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緣練旒九緣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别屬可知也

春官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書銳反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鷄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　疏曰上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又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處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

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之事云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趣倉口反　疏曰案上巾車玉路以祀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案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華國下注云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亦無乘吉時路故注為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　同工

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毛如字劉莫報反　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　疏曰凡大祭祀須馬從王故知毛馬而頒之為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

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

夏官

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 旜之然反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旗之帛皆用絳 疏曰云通帛謂大赤者巾車及明堂位皆用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子物萌色赤今旌旂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知周之正色無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也爾雅云纁帛縿也自大常以下首皆有旌羽馬寀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王又干旄詩孑孑干旄孑孑

干旌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是其旌首皆有旄之明驗也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冬官鍾氏染鳥羽是也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自王以下治民者旗

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朝直遥反　疏曰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大夫士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案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

月星直有龍龍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子旌旂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故龍有升降也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赤帛而已云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白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王正道佐職也 疏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案上文諸侯建旂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旜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

衣官 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 疏曰云服衮冕者

從王服也者以其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云維維之以縷者以其言維維是連綴之名故知用縷連綴之也云王旗十二旒者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旗曳地者禮緯文引之者若不遣維持之則旒曳地故也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疏曰依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旗皆交龍為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云其服亦如之者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唯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唯得祭宗廟服玄冕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其服亦如之

夏官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

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軷蒲末反祝之又反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軷軷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 跋蒲末反菩音負一音倍芻初俱反轢音歷難乃旦反別彼列反下同磔陟格反羝丁兮反舍音釋 疏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云及犯軷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祭軷王在左自馭馭下祝登受取王手之轡犯軷遂驅之而出又曰言行山曰軷者謂水行曰涉山行曰軷云封土為山象者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云菩芻棘柏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

可也云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出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子大叔云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是其行山曰軷之事也子春讀軷為別異之別者蓋取軷訖行去之意引聘禮大夫道祭者無牲牢酒脯而已又於旁飲酒餞別故云飲酒於其側也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

軹音紙軓音犯　故書軹為軒軓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杜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轄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軓當作軓謂車前軾也或讀軒為簪笄之笄　軒劉音雖重直龍反轄音衛軓當媿美反又音犯

疏曰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軓之軾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又曰云謂兩轄者轄即轂末

云軓當為軋軋謂車軾前也者案少儀祭左右軓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轛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若然此云軓少儀作軓軓與車轍之軓同名此云軓少儀云范同是軾前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薺才私反）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

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疏曰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文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趨遲疾唯步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又曰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云凡所含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為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唯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寢及門故鄭據大寢為正也云肆夏采薺樂章也者肆夏在鍾師與九夏同是樂章可知其采薺雖逸詩既與肆夏同歌明亦樂章也知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

至應門者爾雅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雖在堂亦人之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爲行故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鄭注樂師云及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然應門外亦應有樂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軨　軨音零　疏曰鄭知鸞在衡和在軾者鄭見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乃和應明鸞近馬首和更近後故知鸞在衡和在軾也且案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此云鸞在衡據乘車而言故也云皆以金爲鈴者鼓人掌四金鈴則四金之類故知用金爲之乃可得有聲也　夏官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盾常準反又音允夾

古洽反劉古協反　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焉　疏曰知夾王車是下士十六人者見序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知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是官首明為之帥也

凡祭祀則服而趨 服而趨夾王車趨也王齊服服衮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　疏曰知服而趨是夾王車者約上文夾王車而趨故知也云王齊服服衮冕者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祀衮冕云此士之齊服服玄端者若士助祭服爵弁故齊服服玄端　同上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齊側皆反乘劉繩證反　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　齊車齊僕並側皆反　疏曰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曲禮曰僕執策立於馬前備驚奔謂未乘時此

亦未乘之時在馬前備驚奔也云陪乘者王與僕及車右為參乘也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王路之右者齊僕同乘金路唯可據齊時今此經云祭祀不言齊明是兼祭祀乘玉路時為右可知也以其王路有五其右唯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田與戰伐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右戎右兼田右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凡有牲事則前馬

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拱居勇反卻音却　疏曰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凡男子立乘前視五雟若有敬事則式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拱而式也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其王既拱而式是以齊右居馬前卻行備驚奔故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案彼經云國君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為誤故鄭改之依正而言也

夏官

右出路

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從才用反下同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祭祀之事　與音預　疏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總是也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又曰既訓舉為行又引子春從故書為與者亦義得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兵服旂布弓劒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故書隷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為隷　疏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隷若秋官蠻隷之等各使四夷隷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又曰云兵服旂布及弓劒者東方南方

其服布其兵劒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内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地官

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使其屬守王闈闈宮中之巷門　疏曰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同上

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詔告也　疏曰服祭服也王之吉服不一隨所祭而衣之位立處也升降行事皆有位處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須正之并詔告其法度威儀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乘繩證反辟音避劉符亦反　疏曰云王出入者謂朝覲凡祭祀巡狩征伐皆是大僕則在車左不敢使人馭自馭而前驅也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尊故自馭也知亦有車右者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

右勇力者也　夏官

小臣大祭祀沃王盥　疏曰云大祭祀沃王盥者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小祭祀掌事如大僕之灋　同上

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　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　奉芳勇反為于僞反　疏曰上小臣云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者以其文承祭祀之事故引特牲匕載載即登牲體於俎也　夏官

大祝辨九㩻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㩻六曰凶㩻七曰奇㩻八曰褒㩻九曰肅㩻以享右祭祀　㩻音拜稽首

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撎於至反為事于偽反使所吏反朝直遥反 疏曰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

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一曰稽首其字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二曰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曰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相於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

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又曰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者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者即尚書拜手稽首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云齊衰不杖以下者以其杖齊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沒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案檀弓云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

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殷可言自期則是齊
衰不杖以下用殷之喪拜故云此殷之凶拜也云周以
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者言相近者非謂文相
近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
首而為之是其拜體相近以其約義故言云以䟽之云
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即
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頎
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齊
衰不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
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為妻
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但適子妻父為主故適子
父在不稽顙則衆子為妻父在亦稽顙不據衆子當稽
顙者據雜記成文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者讀從
小宰職振木鐸于朝之振云動讀為哀慟之慟者謂從
孔子哭顏回哀慟之慟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者謂從郊
特牲鼎俎奇籩豆耦之奇已上讀字後鄭皆從之云先

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此二者後鄭皆不從之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之董者此讀從左氏董之以威是董振之董云以兩手相擊此後鄭皆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一拜者謂君拜臣下案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君答一拜後鄭從之云褎讀為報報拜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鄭司農云褎拜今之持節拜是也者後鄭不從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案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撎入門之法持手曰揖引手曰撎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案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注云介者不拜入云若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案成二年鞌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案中候我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

書入酆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答拜臣或再拜時故也云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者以祭祀二灌之後唯有朝踐饋獻稱獻故知享獻據朝踐饋獻時也云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少牢主人不言拜侑故知侑尸時有拜　春官

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又從大宰助王也　疏曰案大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　天官

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

之灋儀夏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疏曰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云詔相其法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夏官肆師祭之日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疏曰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春官大史大祭祀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疏曰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抵冒其職事疏曰此謂助祭之人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所行儀注謂之事則與人考焉抵冒職事詐欺不信者刑誅之同

上

右臨祭　記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　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為于偽反說屨吐活反疏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者凡祭祀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則于堂天子諸侯則有室祭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得說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

親之心又曰祭不跣者主敬也者跣謂說屨坐而相親祭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跣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故辨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戶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堂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　少儀

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少儀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祭祀之美齊齊皇皇（美音儀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當為儀字之誤也　疏曰齊齊皇皇

者皇讀為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繫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此又曰云美當為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 少儀

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有序 賈誼容經

臨祭不惰 為無神也 疏曰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注云為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 曲禮上

祭事不言凶 曲禮下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人在此 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玉藻

右容貌

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論語八佾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 趨音促數色角反徐音速 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 疏曰奉薦而進其親

也慤者慤謂質慤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其行也趨趨以數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上容也口白反賓客也容以遠同下容也羊凶反儀容也容以自反同　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

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

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樂成音岳又五教反慌況往反一音荒　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丁浪反　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疏見祭義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贊隋隋尸之祭也　疏曰逆尸者爲始祭迎尸祭義云樂以迎來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云贊隋者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安尸尸隋祭以韭葅擩于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又曰主人受尸酢時亦有

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　春官

舉斝角詔妥尸妥安

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

天子奠斝諸侯奠角　疏見宗廟及祭義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

燔音煩　亦為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帨手　齊才細反帨始銳反　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

尸則坐

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擩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　食音嗣擩而專反又而悅反耳誰反　疏曰尸則坐者

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又曰引少牢饋食禮者證尸坐之義前注引鄉射禮云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云興則立也此引少牢禮云尸坐執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興故知尸則坐菹豆盛菹之豆也少儀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振為振旅之振擩祭擩讀為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為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

食禮曰取俎擩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絶祭
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
小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
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
字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
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
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
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殽之序
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
既擩必振乃祭也絶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
者絶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
綏執授　疏曰此九祭先鄭自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
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之祭食之禮後鄭不從之者
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別列且生人
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又曰
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者凡祭祀天子諸侯水

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曾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當主之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為主命故後鄭不從之又讀振為慎或為振旅之振或讀擩為虞芮之芮此讀皆無義意故後鄭皆不從之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者此據生人祭食法而云如今祭殤故後鄭亦不從之云周祭四面為坐也謂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為坐炮祭燔柴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為燔柴祭天此皆生人祭食法非祭鬼神故後鄭亦不從之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者案特牲少牢隋祭之時皆有以菹擩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擩鹽中以祭故先鄭云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擩鹽醢中先鄭連引之耳案彼肝擩鹽中以振祭嚌之加于肵俎此則是振祭司農云以初時擩于鹽即同擩祭解之於義不可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者此據鄉飲酒而言云絕祭不循

其本直絶肺以祭也者據鄉射而言云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云重肺者此綠祭絶祭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云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肝擩于鹽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者此絶祭依特牲少牢無此絶祭之事於義不可云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據少牢擩肝祭而云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引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者此據授祭而言也引鄉射禮及鄉飲酒禮證有絶祭之事引少牢禮證有振祭之事此先鄭所引四文後鄭皆從故增成其義但先鄭所引特牲少牢皆據一邊而言案特牲少牢皆擩祭振祭兩有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謂生人將食先以少許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命祭引玉藻彼注云侍食不祭其侍食之人而若賓客之雖得祭待君命之祭然後祭是命祭

也云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者衍與炮於義無所取故破從延與包延祭者曲禮曰賓若降等執食興辭鄭彼注云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云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者彼注云白謂稻黑謂黍又引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者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殽羞次第徧祭案公食大夫唯魚腊湆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云振祭擩祭本同者皆擩但振者先擩後振擩者不振言不食者擩則祭之者特牲少牢皆有挼祭挼祭未食之前以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是不食者擩則祭之云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者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嚌之是將食也云絶祭繚祭亦本同者同者絶之但絶者不繚繚者亦絶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繚之者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故云禮多則繚之法即司農所引右取肺巳下是也云禮畧者

絕則祭之者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法即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者此則膳夫職云王祭食則授是也不謂之膳夫而謂之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云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孝經緯文漢時禁緯故云說云共綏執授者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引之者證共爲授之義也　春官

君與尸行接武

尊者尚徐蹈半迹　疏曰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

大夫繼武

迹相及也　疏曰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

士中武

迹間容迹　疏曰士中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間也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

徐趨皆用

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　疏曰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　玉藻

右尸出受祭　傳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古謂夏時也　疏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　郊特牲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以黑為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疏曰三代之禮一也

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由用也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白也尚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往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殷因也又曰一也俱趨誠也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至誠故知此一亦至誠也云青尚黑者也者夏以十三月為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案史記秦二世名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為馬人畏趙高皆稱鹿為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為黑以黑為黃即鹿馬

之類也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云或秦或青若王肅之說則異於此故家語云夏后氏水德而王色尚黑周以水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聖證論王肅以為夏同堯皆尚其紫色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為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尚青土既尚青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尚白王肅此說與檀弓緯候文乖不可用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為詔囿　養羊讓反

疏曰告尸行節解經詔也勸尸飲食解經侑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是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又曰周坐尸者此言周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侑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 夏禮尸有事乃坐　疏曰夏立尸而卒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相因也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暫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

殷坐尸 無事猶坐　疏曰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恒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與無事皆坐也

周旅酬六尸 使之

相酬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　疏曰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疏曰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醵斂錢共飲酒也凡相斂飲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得而遽飲必令平徧不使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遽注曾子以為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　禮器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夕廉反　血腥爓祭用氣　疏曰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為始宗廟以祼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以疈辜為始此云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又曰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　郊特牲

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　疏曰一獻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　疏曰三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也五獻察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　疏曰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亦為明察七獻神謂祭先公　疏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又曰鄭知然者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

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為尊也　以上禮器

尸飲五　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又曰此據備九獻之

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三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孰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瑶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具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右獻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祝之秀反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遠于方反　疏曰云掌六祝之辭者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地示云祈福祥求永貞者禱祈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案一曰巳下其事有六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此二事為總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又曰云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者經祈福祥求永貞祈亦求也今鄭云祈多福即經祈福祥也歷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歷年之上宜有求鄭

不言之者多福之上一求鄭則該此二事故鄭歷年之上略不言求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小祝有順豐年此言順祝故知當小祝順豐年也云年祝求永貞也者以祈求正是命年之事故知年祝當求永貞也云吉祝祈福祥也者以其小祝有祈福祥之事此上總目亦有祈福祥福祥是吉慶之事故知吉祝當祈福祥也云化祝弭災兵也者弭安也安云災兵是化惡從善之事小祝有弭災兵故知化祝當之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小祝有逆時雨寧風旱此逆時雨即寧風旱寧風旱即逆時雨對則異理則通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已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此六祝有求永貞小祝不言之者大祝已見故小祝略不言也此六祝一曰順祝已下差次與小祝次第不同者欲見事起無常故先後有異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

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

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 諶市林反蒯苦怪反瞶五怪反難乃旦反行下孟反閔音旻武巾反愬魚覲反媒求營反疚九又反父音甫京音原 疏曰此六者唯一曰稱辭自餘二曰已下皆不稱辭而六事皆以辭目之者二曰已下雖不稱辭命誥之等亦以言辭為主故以辭包之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六辭之中皆兼包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故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也又曰先鄭破祠為辭謂辭令者以其目云六辭明知為言辭之字不得為禱祠言為辭令者則玄謂增成之云交接之辭是也云命謂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者盤庚雖

不言誥亦是誥臣遷徙之事故同為誥又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即盤庚云乃祖乃父世選爾勞是也此命誥之義後鄭從之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者後鄭不從之者案公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又引春秋鐵之戰事在哀二年案哀二年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太子為右衛為太子禱而為此辭言曾孫者凡祭外神皆稱曾孫言昭告于皇祖文王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云鄭勝亂從者勝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云晉午在難者午晉定公名

范氏等作亂與君為難故云在難云備持矛焉者蒯聵與趙鞅為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云云備持矛焉云無作三祖羞者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則以為三祖羞辱先鄭此義後鄭皆不從之者此六辭皆謂生人作辭無為死者之事故不從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十六年傳辭此義後鄭從之引論語者為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此辭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為誄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故引以相續玄謂一曰辭者司農云謂辭令無所指斥故後鄭相事而言引春秋傳曰者案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此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會中兼有誓盟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有盟其誓必因征伐案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既有士卒當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云禱賀慶言福祚

之辭者破先鄭禱鬼神之事云晉趙文子成室者禮記檀弓文案彼文云晉獻文子成室鄭注云獻猶賀也晉君賀文子成室此言晉趙文子成室引文略趙文子則趙武也晉大夫發焉見文子室成卿大夫皆發幣以往慶賀之張老者亦晉大夫云美哉輪焉者謂輪囷高大云美哉奐焉者謂奐爛有文章云歌於斯者斯此也謂作樂饗宴之處云哭於斯謂死於適寢之處聚國族於斯謂與族人族食宴之處張老言此者譏其奢泰一室兼此數事防其更為云文子曰武也者武文子名謂武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有要斬領斬故要領並言案彼注九京當為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云北面再拜稽首者平敵相於並列則頓首臣於君作稽首今文子作稽首者時晉君在焉北面向君拜故作稽首云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謂知禮之人彼注云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云是禱之

辭者是經禱之辭也此六者皆以辭解之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粢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　大武如字一音太疏所魚反一音蘇　疏曰云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者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號為鬼神示而稱皇天后土及牲幣等皆別為美號焉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皇天謂北辰耀魄寶上帝謂太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者謂若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皇祖伯某云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左

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云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言玉者祭祀禮神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號故鄭兼言玉也先鄭云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者鄭彼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大迹豕曰剛鬣者豕肥則鬣鬣剛強羊曰柔毛者羊肥則毛柔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音鳴也謂長鳴雞粢號謂黍稷皆有名號引曲禮黍曰香合者言此黍香合以為祭云梁曰香萁者鄭注云萁辭也言此梁香可祭云稻曰嘉蔬者言稻下萊地所生嘉善也蔬草也言此稻善蔬草可祭云云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者大夫少牢祭故號此二牲云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者士祭用特豕故號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故彼鄭注云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此連引之耳無所取證此士虞記文而云

禮者記亦是
禮春官

君天下曰天子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內外

疏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又曰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臨祭祀者謂天子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阼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曰嗣王某者外事如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又曰天子以四郊為外園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外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鄭義注謂不敢同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辭稱

孝若凡常山川幷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　曲禮下

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稱國者遠辟天子　疏曰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衞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為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　曲禮下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各以其義稱　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謂自虞以前祭也哀痛未申所以稱哀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雜記上

祭王父

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行下孟反媲普計反疏曰王父至皇辟此更為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也言得媲匹於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又曰皇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詁文也

禮曲禮下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稾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腯徒忽反翰戶旦反鮮音仙脡他頂反薌音香萁音基鹺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　號牲物者異於人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脂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薌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　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謂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腳大腳大則跡痕大故曰一元大武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

趾者趾足也雄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踈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踈故王云足閒踈也兎曰明視者兎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兎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爲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槀魚曰商祭者槀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當爲三酒未必爲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粱曰薌萁者粱謂白粱黄粱也萁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

匈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為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又曰元頭也案釋詁文元首首則頭也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槀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

雞或魚兎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曲禮下

右祝號

記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 疏曰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者也羣神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者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 玉藻

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易以豉反 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 傳丈專反

共音恭　疏曰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共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　疏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表記

隋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疏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

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
義為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
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
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
肥腯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
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
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
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
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
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
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
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
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
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
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
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

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德者謂其國内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德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穢謂民德馨香無讒慝邪惡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由是三者將説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内外無怨然後致其禋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為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餒民力彫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説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

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畜許六反下皆同蕃音煩瘯七木反本又作蔟同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疥音界癬息淺反說文云乾瘍　疏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民力普存謂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

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滋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

疏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為德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栗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為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慝他得反馨香之遠聞聞音問又如字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疏曰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

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為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為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禋音因　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　疏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為絜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内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反令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任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為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

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弃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為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桓公六年春秋左氏

傳

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聞音問又如字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語魚據反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疏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傅　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左氏傳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

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燔音煩　疏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酳尸後尸嘏王之節也又曰鄭知斝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斝殷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斝為受福之嘏也云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懐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各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戸尸食訖王酳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酳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續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懐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

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納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者嗇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法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量人者鬱人贊祼尸者即上文贊祼事詔祼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春官

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量音亮　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是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　疏曰凡云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又曰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

云王有故代行其祭祀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冡宰攝之先鄭云斝讀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爲明堂位者證斝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斝故後鄭云斝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牢尸嘏主人郊特牲云嘏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也　夏官

右受爵

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芟色銜反　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柞側百反　疏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爲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涖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又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

欲見載芟卽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除田以稼穡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獮思淺反　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疏曰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又曰秋田曰獮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芟夏苗涖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為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也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也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疏曰類上文嘗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

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又曰
粢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
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春官

右預卜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 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疏曰凡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
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
亦當然又曰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者以其胙
者酢也王與尸相答酢故遣膳夫親徹云其餘則其屬
徹之者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
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下是也 天官

小祝大祭祀贊徹 疏曰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
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 春官

小子祭祀受徹 疏曰云受徹者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夏官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君使色吏反 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曲禮上

右徹

小祝大祭祀送尸 疏曰送尸者謂祭末送尸而出 春官

右送尸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疏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脤膰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又祭是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鄭義耳對文脤為社稷肉膰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

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脤引之證同姓有歸脤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春官

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交或往或來者也　疏曰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

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是也案宗伯云脤膰本施同姓尊二代之後亦得之故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周禮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是其事也此言脤不言膰文不具　秋官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

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

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　疏曰知都有山川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在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者案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

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爲之祭主者案史記伏犧已前九皇六十四氏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内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云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 詳見祭禮總叙 春官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疏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内卿爲小都在四百里公爲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氏在其地者云若

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

同上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

疏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謂為人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也其致胙將命之辭則曰致福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者若已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耳祔練曰告者若已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故頫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

者于阼階之南使色吏反展省具也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猶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臂必豉反臑奴報反又奴到反人於反猶大得反　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斷丁管反又大喚反分方云反又扶問反　疏曰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祥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也展省視敬君子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之還反則主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角臂臑折九箇者明所膳禮致也若得大牢祭者

則用牛膳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也折爲七箇不云臂臑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餘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者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亦用五箇以爲膳也　少儀

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牲則以豕左肩五箇　胙才素反後同　疏曰云所謂歸胙者案左氏傳麗姬欲譖申生謂申生曰齊姜欲食使大子祭祭訖歸胙于公姬置藥而饋公是有歸胙之事也云禮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已下並禮記少儀文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故以左胖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

之上彼注云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言肩臂臑折九箇者則一體折為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夏官

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 疏曰云凡祭祀者言凡則諸臣自祭家廟祭訖致胙肉於王謂之致福膳夫受之以為王膳故云受而膳之又曰云致福者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者案禮記少儀云膳于君子曰膳案玉藻膳於君葷桃茢彼謂諸侯之臣禮此王之臣亦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案春秋左氏傳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脤歸脤彼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 天官

右致福　傳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疏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於後言貴復正今復正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何解復正之文雖同義須有異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　穀梁傳

僖公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

之比二王後　疏曰傳稱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膰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僖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疏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耋田節反一他結反勞力

報反　七十曰耋級等也　疏曰釋言云耋老也
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耋釋名云八
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
十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
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為老故以為七十曲禮升階
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為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
下是進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咫之氏反　言天
一等　鑒察不遠威嚴常
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疏曰顏謂額也揚雄方
言云顏額謂顙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潁
淮泗之間謂之顏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長尺有
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
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疏曰諸自稱余者
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

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為身恐
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在上故言恐顛隊于下隊直類反下同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遺于季反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春秋左氏傳
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

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案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　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子産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疏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至十九年鄭殺子孔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　使所吏反　卿得自立廟於家　疏曰士以上皆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

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祖乎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乘繩證反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脤市軫反　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脤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脤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脤歸脤故知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脤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

始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為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曰謂鄭伯其祭在先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為業言其所掌有常也脤虔以為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衆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其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臣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　告子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

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論語鄉黨

司巫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　春官

右守瘞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疏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王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疏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春官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　疏曰知此上下是有故使人祭者觀此文勢得知故云受命於王以眂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有故使人攝之者也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鄭司農云

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　疏曰先鄭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為何有非郊廟不與者乎故不從之先鄭以則賜之禽謂卿大夫自祭其先祖亦賜之禽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為同姓有先王廟者若然經郁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　夏官

右不與祭　傳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祭統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

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論語八佾

祭過時不祭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　疏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

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關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疏曰接祭而已矣者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奥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

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是一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獻畢而已　飯扶晚反侑音又酳音胤後同　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

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于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酳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又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反哭當

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
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
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
往則遂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
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
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
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
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紼音弗　不敢以卑廢尊
越猶蹋也紼輴車索　輴

輴倫反索悉各反　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
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
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蹋之義故云越猶蹋
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
須越蹋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傳
住之時指其成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

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緋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緋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畢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緋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内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緋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緋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緋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言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當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

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王制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是也 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比必利反 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疏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曾子問曰

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　疏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又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其齊衰之喪祭也不酢而已矣　疏曰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　疏曰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

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小功緦室中
酢主人主人乃侑故云大功酢而已矣
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長知丈反疏曰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
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
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賓長獻
尸若平當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
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
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
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
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
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
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
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
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

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君緦之屬故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疏曰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曰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又曰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據緦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　與音預下同　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告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　使色吏反

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告者反而後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

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　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疏曰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非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又曰案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　雜記下

右廢祭　傳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大音泰　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不言公子因

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乖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為于偽反省所景反竟音境　疏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畧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為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為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又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内故不書其地乖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去起呂反注同籥羊略反繹

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惡烏路反聲聞音問又如字　疏曰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

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左氏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穀梁子曰仲遂卒于垂 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 疏曰注言此者解經仲遂之卒繫祭廟之意也仲遂有罪而亦書日者宣公與遂同罪猶定公不惡意如而書日也或當辛巳自為祭廟不為仲遂也案公子翬當桓

世無罪則不去公子仲遂非宜惡人而去公子者輩非桓罪人故生存不去公子之號仲遂於宣雖無罪死者人之終若不去公子嫌其全無罪狀故去之若然何以不去日者既替其尊號則罪已明故不假去日也傳稱公弟叔仲賢也遂非賢而稱仲者杜預云時君所嘉何休云稱仲者起興脩所氏范雖不注理未必然蓋以遂見疏而去公子繹不可單稱遂卒遂於後以仲為氏故稱仲遂卒也然仲遂以罪見疏即見是罪惡之臣而譏宣公不廢繹者宣公與遂同心繹祭之時則納舞去籥而為之故以譏也所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

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彄不書卒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籥萬卒祭事言今不然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疏曰旦日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則天子以卿爲之諸侯則以大夫爲之卿大夫以孫爲之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唯士宴尸與先儒少異則范意或與何同也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禮大故異日爲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代之名者案爾雅云夏曰復胙殷

曰肜周曰繹是也謂之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肜者肜是不絶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何休又云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今魯不以為譏范意當亦然也

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以其為之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公羊子曰萬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耳　疏曰欲言其樂文舞樂名欲言非樂祭祀用之故執不知問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者春秋說文昔武王一會八伯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蓋以萬是總名故據以言耳

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疏曰

欲言非樂籥是樂名欲言是樂樂臨祭見去故執不知問云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者正以萬是武樂入而用之而其言萬入去籥何據入者不言萬去樂籥特備矣不言名疏曰去樂不言名者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曰欲道存心于樂而有去籥之文欲道存心于股肱而繹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

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疏曰欲言是禮書而譏之欲言非禮乃當正祭之明日故執不知問云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者正以正祭爲吉事也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云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云恩痛不忍舉卒事而聞之者即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也注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者欲追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者即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蹋也紼輴車索是也　春秋左氏傳家語公羊穀梁傳通修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籥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去起呂反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為于偽反復扶又反　疏曰有事謂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乃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又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為禘而言有事者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者本為叔弓卒起也止為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為禘也釋例曰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

此數非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亦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也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三年一禘若計襄公之薨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于武宮者時之所為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經書唯譏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譏也既不以為譏即是得常故云祭法得常叔弓為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毀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 即不毀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

玄云此三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魯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二大廟亦非常也左氏曰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為于偽反穀梁子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疏曰禮則不疑而曰有變以聞可乎似有嫌嫌則非禮何以言禮也祭祀重禮國之大事一物不具則為失所以卿佐之卒而闕先君之樂而不止祭嫌有失禮釋之復言可乎問言禮意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

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疏曰命告也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貳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 公羊子曰其言去樂卒事何 據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 疏曰據入者云云也者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然則彼乃入者言萬此則入者言籥彼則去籥言名此則漫言去樂而已彼又不言卒事與此異是故弟子據而難之 禮也 以加録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 恩痛不忍聞也 卒事 畢竟祭事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

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為今君臣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疏曰主謂已主祭云云者謂已於廟內主其祭事者矣云古有分土無分民知如此者正以詩云誓將去女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之言故也大夫不世者謂凡平大夫也不得以有功德大夫難之注孝經至敬同又曰何氏之意以資為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賓尸事畢而往者為卒日

疏曰賓尸事畢而往也者正以禮大夫祭謂之賓尸故也云日為卒日者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為卒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傳通修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居力反　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縣音玄潘普干反　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　疏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為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

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以襚之又與之采邑曰裴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攺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又曰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

是大斂得用君襚也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檀弓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尤逼反闔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也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

姜不與繹也

與繹不盡飫則退說云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國語魯語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七下